

他亲历了五圣山防御战

——抗美援朝老兵赵福臣的生死记忆

牟民 文图



抗美援朝老兵赵福臣

他要当立功的解放军

第一次与老人见面，是在一年前。一位文友说，在栖霞东山向阳小区有一位离休伤残军人，参加过抗美援朝，他想找人给山东省《老干部之家》写自己抗美援朝的经历，便找到我。

老人拄着拐，站在门口迎接我，虽然腿有残疾，但腰杆挺立，军人风度不减。

一进屋，墙壁上挂的电视正在播放热播剧《跨过鸭绿江》，画面清晰，电视声音很小。老人说，我天天看，看过几十遍了。老人很健谈，等我提起话题，他便说起战

争年代的那些事。

老人叫赵福臣，离休前是栖霞市副食品公司干部，山东省莱阳市冯格庄镇冯格庄村人，生于1929年1月17日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。17岁那年，他到莱阳赶集，碰到路过的“顽八军”，一名军官见他长得高大，身体健壮，让他帮着背东西。等到了宿营地，便给他换上了军装，说：“你当‘国军’了！”他一听，知道上当了，哭喊着要回家。为了防止他逃跑，国民党兵捆绑了他的双手，逼着他跟着部队走了。

1949年5月，他在广州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，随即参加了解放军。对这段往事，老人很少跟人说，感觉脸上无光。老人跟我说，既然请你写我的经历，就不能躲避这段历史。其实，当国民党兵是被逼的，而参加解放军是我思想的一次解放，是心甘情愿的。俘虏兵参加解放军，那时候被称为解放兵，解放兵就要为祖国的解放而努力奋斗！老人说，那时他就下定决心要立功，用军功章来洗刷那一段灰暗的历史。

他创造了近距离打迫击炮的奇迹

面对志愿军的灵活打击，敌人急红了眼。1952年9月下旬的一天，敌人开始向志愿军阵地发起攻击。

凌晨，在一阵重炮延伸射击后，一个营的敌人攻上来了，机枪班立即进入掩体，躲在掩体里先是向敌人扔手榴弹。赵福臣忽然发现阵地后面40米处偷袭上来一个班的敌人，便立即让机枪班封锁敌人，自己拿过六〇迫击炮，采用简便射击方式连发两枚炮弹，因为没有击中，他急忙装上长弹，长弹发射需要6个或8个药包引火，45度射角一般打1500米，75度射角最少打300米，可敌人只有40米，能打中吗？教科书上没有说这么短的距离可以发炮，教员也没有讲过。他稍作思考，决定仍然采用简便射击方式，调整适合的射角，用3个药包打出第3发。中了！中了！机枪班长告诉他，敌人一个班全部倒下。

此时，在阵地南面，被打退的敌人又冲了上来，机枪班躲在掩体里，等敌人靠近就扔手榴弹，一阵狂掷大杀伤力的甲种手榴弹，敌人又退到了山沟里。赵福臣突然发现敌人指挥所前有

一面小红旗在摆动，指挥步兵进攻，他支起炮调整射角，朝着敌人指挥所打出3炮，敌人指挥所瞬间销声匿迹。没有了指挥，敌营乱了，他趁着敌人混乱之时，连发十几发炮弹，炮弹在敌人中间开花，死伤几十人。等敌人组织第3次进攻时，我们的步兵班、机枪班又是一阵狂掷手榴弹，一阵子弹连发，敌人只好撤退。反复几次，敌人大幅减员。此时，敌人集中在山下，赵福臣抓住时机，快速炮击，前后打出了20多发炮弹。

赵福臣他们连续打退了敌人5次进攻，敌人死伤众多。等战斗结束后，我军以一个人的伤亡，取得了消灭敌人一个营的胜利，战后连队给赵福臣请功，说他炮击消灭了70多名敌人。后来赵福臣受到上级嘉奖并被上报记一大功（相当于评功的二等功）。几天后，他到团里介绍经验，说明如何运用简便射击，能在40米的距离一炮消灭敌人一个班，要知道在如此短距离炮击，弄不好会打到自己的阵地上。他能够及时打掉敌人指挥所，连续炮击，且炮弹命中目标，的确是一个奇迹。

进入打冷炮阵地

入朝前他在15军，参加过两广战役、贵州剿匪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，他跟随部队于1951年3月18日入朝，隶属15军45师134团2营6连，在炮班任炮班班长，经过了大大小小多次战役。1952年5月13日至16日15军45师到五圣山接防26军。同年9月，他作为代理副排长和步兵张副排长带领20人，进入了海拔1000多米的五圣山前沿399.8阵地。

后来才知道，这是上甘岭防御战的前奏。在进入阵地前，他作为全团30名模范党团员中的一员，参加了全团战前动员会。团政委在会上告诉他们，敌人组织了四个半师，配备了八门口径240毫米的巨无霸榴弹炮，准备进攻元山和五圣山。在朝鲜西部的元山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有很大的优势，陆海空都能参战，而五圣山地势复杂，北面有60公里的

开阔地，如果被敌人抢先占领了，便可以向北长驱直入，对我志愿军形成强大攻势，因此，五圣山成为双方必争之地。团政委告诉战士们，敌人有可能在五圣山摆开战场，跟我军对抗，我们要提前做好防御准备。

很快，一场惨烈的战斗就摆在了45师的面前。提起上甘岭战役前399.8阵地的打冷炮和打靶，老人思维敏捷，激情高昂，滔滔不绝。

受伤爬行300米，躲过敌人封锁区

此后，敌人开始疯狂报复，用重炮志愿军阵地密集轰炸，隆隆的炮声和爆炸声冲击着战士们的耳鼓，坑道中点燃的拇指粗的灯芯，平日里你使劲吹都吹不灭，如今在炮击后掀起的气浪的震动下瞬间熄灭。

坑道照明，隔几步有一个煤油碗，用棉花捻起拇指粗的灯芯，点燃后，尽管亮堂，却冒出浓黑的油烟。坑道里潮湿，空气稀薄，满坑道弥漫着油烟，长时间待在里面，嗓子被熏得难受，咳出的痰都是黑色的。赵福臣说，他之前从未得过气管炎，但战后却留下了气管炎的毛病。

面对美军的狂轰滥炸，志愿军机动灵活地与其对抗，当美军松懈时，就主动出击，向敌人打几炮，然后躲进坑道。为了不让敌人毁坏迫击炮，炮班的战士射击后，会带炮返回，这样动作稍慢，就会造成伤亡。有一次，一名炮班班长为保护迫击炮，动作慢了一点，就被美军发射的炮弹炸断了左腿。15军军长秦基伟告诉前线将士，不要顾及武器，保护生命为上。炮没有了，后勤部门会立即补上，人没有了，阵地就丢了。

9月底，赵福臣外出观察地形，忽然美军向我方阵地发射重

炮，一发炮弹落在距他5米远的地方。就在他卧倒的瞬间，一块半尺长的炮弹皮击中了他的左大腿。由于敌人的炮火封锁很严，连里派出接他的人都不能靠前。连长很着急，赵福臣请示连长后，自己爬行了300米，躲过了敌人的炮火封锁区。等爬到我方阵地时，连长立即派两名战士护送他到后方医院，医生检查后发现，炮弹皮位于两条筋之间，稍有不慎便会伤及筋骨，造成左大腿废掉或者瘫痪。经请示，他被送回国内治疗。

后来他才知道，他经历的5个月的打冷炮和打靶，是上甘岭战役的前奏，惨烈的上甘岭防御战不久后便开始了。

老人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这段战事，我被深深地打动了。沉默片刻后，老人拿出一个紫色的盒子，里面有十几枚军功章、抗美援朝纪念册，还有迫击炮筒明射表、60mm迫击炮弹使用说明。问及老人身体，他说没啥大病，只是腿部的伤时常隐隐作疼，“现在要我上前线，打迫击炮我还是一把好手。”

不知不觉聊了两个多小时，怕耽误老人休息，给老人拍照后，我赶紧告辞。临别时，我衷心祝愿94岁的老人幸福快乐。

挖坑道他救了8名战友

五圣山西南方有两个重要的防御阵地——399.8和凸凸头，399.8阵地对面是敌人的双山头阵地，双方距离只有100米，凸凸头阵地面对敌人275阵地。赵福臣带领20人进入399.8阵地后，发现26军早已在半山腰挖好了部分坑道，作为我军防御阵地。

因为志愿军没有制空权，没有远程火炮，如果没有坑道和完整的防御工事，在敌人重型火炮的打击下，即使占领了阵地也很难守住。所以，15军在秦基伟军长的指挥下，每占领一地，都修建起坚固的防御阵地，并寻机歼灭敌人。

之前挖好的坑道高2米，因为潮湿，就把炮弹箱子摆好，在上面铺上被子当做睡炕，一条坑道能住一个连的官兵。他们进入阵地后，除了打击敌人，还要继续扩展坑道。赵福臣带领6连两个炮班7个人从山头南边向北挖坑道，北边由5连两个炮班8个人向南挖，坑道挖通后，只留仅能通过一个人的洞口。当时正赶上上下大雨，因

为山体结构带沙层，渗透性很强，坑道里如下小雨。潮湿加上寒冷，战士们穿着棉衣都被冻得直打哆嗦。

当时，北面两个炮班带了木炭，正在烤火取暖。一名战士向他提议，可以去北面借点木炭。赵福臣点头同意，便从那个洞口爬过去，喊了半天话，竟没人答应，他便走过去拍了拍一位班长的肩膀，可是班长没有反应，赵福臣赶忙再拍，班长依然没有反应。赵福臣心想，坏了，坑道里空气不流通，烧木炭产生的烟火被阻塞，战友们一氧化碳中毒了。他马上打电话报告连长，连长立刻派来卫生员，将8个人搬到空气流通的地方，并做了紧急抢救，半个小时后，8个人醒了过来。当时要是发现晚了，8个人就中毒身亡了。连长立即给赵福臣请功，表彰他挽救了8名战友的生命。

399.8阵地一共20人，步兵班12人、一名副排长；一个炮班一门六〇迫击炮、一名班长、一名炮手、一名弹药手；机

枪班一挺轻机枪、一名班长、一名机枪手、一名弹药手、一名报话员。赵福臣既是代理副排长又是炮班班长，面对敌人双山头阵地，他负责炮班打冷炮，步兵班打靶，伺机歼敌。5个月的打冷炮，赵福臣自己就打了500多发炮弹。

距离志愿军阵地100米的双山头阵地上的敌人，白天在阵地上晒太阳、打扑克，朝志愿军阵地方向大小便，十分骄狂。赵福臣瞅准机会，指挥机枪班班长，先用轻机枪朝双山头阵地上正在打扑克、晒太阳的敌人扫射（名曰打靶），一个转盘48发子弹打过去，敌人死伤几个，慌作一团，急忙进入掩体，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向我们射击，我们的战士早已进入了坑道。

等敌人再次出来，赵福臣又指挥战友向敌人开火，敌人立即缩回去，如此反复，只要敌人露头他们就打。赵福臣还带领炮班，每天不定时地向双山头敌人阵地打炮。打了几天后，恼羞成怒的敌人开始向我们的阵地发射重炮。